

# 一个人的地理

安歌 著

仿佛那道欣喜的光

依然伤害着

整个夜晚

当我只想独自躲过

饮尽独自的温暖黑暗

可跳舞的人群

突然

进入我的眼帘


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# 一个人的地理

安歌 著



  
SINCE 1897  
The Commercial Press  
商務印書館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地理 / 安歌著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7  
ISBN 978 - 7 - 100 - 12877 - 3

I. ①一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7317 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## 一个人的地理

安歌 著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  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  
商务印书馆发行  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
ISBN 978 - 7 - 100 - 12877 - 3

---

2017年2月第1版 开本 889×1230 1/32  
201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/2

定价: 55.00元

# 目 录

前言：我的名字前面没有了籍贯 / 1

草原篇 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 / 6

草原物语 / 8

百灵鸟在绵羊身上生蛋 / 13

歌谣草原 / 17

夏塔乡小饭店 / 21

姐妹 / 24

做醉酒者明天的客人 / 29

醉酒者托克 / 32

小双夫妻 / 35

中心人物 / 38

色力克布尔 / 42

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 / 48

夏依尔古丽 / 58

你得认得你的羊 / 62

烹羊宰牛且为乐 / 67

河流和群山的话语 / 73  
幸福之神克德尔 / 80  
游牧 / 85  
草生长的声音是秘密的指引 / 93  
请用芦苇水擦洗我 / 99  
卖羊肉的买买提 / 103  
镜头流动 / 106

邂逅相遇 喀纳斯与图瓦人 / 118

从奶茶摊到刷刷刷的荒野 / 120  
红彤彤的汉人街 / 124  
喀纳斯与图瓦人 / 129  
在维吾尔族人的歌声中 / 139  
迷情唐布拉 / 144  
黄昏手风琴 / 147  
酸奶秘方 / 150  
煌煌敦煌 / 153  
胡同北京 / 156  
西塘井底 / 161  
可能的丽江 / 164  
丽江附记 / 170  
鼓浪屿：迷途在这里 / 175  
永定土楼：承基衍庆 / 187

厦门：云可赠人 / 193

亚丁村·泸沽湖·梅岭雪山：一路的洛克 / 198

凤凰：你把花冠戴在我头上 / 220

棒棒儿捶在岩板上 / 227

大庸：明天或永远 / 231

### 书店 我的盗贼生涯 / 240

我的盗贼生涯 / 242

留在书上的划痕 / 255

摆设 / 259

独自在家 / 263

逛商店 / 267

朋友如灯 / 271

回忆的点点滴滴 / 275

春潮汹涌 / 278

情色·书签 / 284

“上流”的鸭尾溪 / 291

为了和陌生人跳舞 / 295

我想嫁给你 / 303

鸾鸟自唱，凤鸟自舞 / 308

那就写本书吧…… / 314

有关《倾城》 / 318

大庸落叶集 / 321

海之南 紫梨红枣堕莓苔 / 374

错误之书 / 376

地老天荒老爸茶 / 380

老街：紫梨红枣堕莓苔 / 387

海口老街上的代笔者 / 394

寻常巷陌 / 397

四个阿婆 / 404

在麻鱼村：俗艳 / 414

娘子军故乡的“三宝” / 419

古城定安：百合香车迎淑女 / 422

驶向黎母山 / 426

惊魂已定黎母山 / 431

布衣结——黎族少女的筒裙 / 438

布隆闺 / 443

文身：暖书 / 448

死之体贴 / 455

铜鼓有岭 / 459

海口笔记 / 464

## 前言：我的名字前面没有了籍贯

在乌鲁木齐火车站，我拥抱了来送我的丁燕和刘亮程。他们一个矮些，一个高些，这让我分不出他们的胖瘦——我脆弱的手臂能分清的东西不多。此刻我只能分出他们的高矮，能分出我的双臂拥抱着的是我的朋友，他们的身体在冷风中是温暖的，因为他们是活着的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个人地图上一个闪亮的点——我不要他们送我进站，我准备头也不回地走进我一个人的车站。

我知道他们会站在那里，看我2002年11月4日留给新疆的背影——但我知道，我不能过分依赖站着的人。正如我试图与茨维塔耶娃互文的诗（分行的是她的《约会》，不分行的是我的《告别》）：

怀着这种痛苦年复一年，

我将独自走过群山和城市的广场。<sup>①</sup>

有些东西与生俱来。群山和城市的广场，是后来的事情，你是后来的事情。当所有的词都可以从字典里找到它的来处，说，已经没有意义；当每个人都可以死，死也没

---

① 沈睿译文。



有了意义。而那些先于我们死掉的东西，镶拼起我们，是那么易碎，是从内部就碎掉了的，所以我们站着，好像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用语言支援我们自己，用坚定支持一个没有的立场。当我独自走过，群山和城市的广场从来没有建成。

但是我还是回头了，还有另外一些没有站在那里的新疆的朋友：有我一生的朋友和兄长诗人沈苇——此刻他的女儿千千正在发着高烧；有到海南一直忍着不喝椰汁，要等到见我与我同喝一只椰子里的水的女诗人南子（她和我一样永远迷路，这让我几乎在任何城市都能遇到她——另一个我自己）；有喝了一点儿酒，奶声奶气地叫我安哥哥，并把手上戴着的火焰山状美丽的戒指送给我的女诗人铁梅（戒指本是她戴在订婚的那个手指上的。她现在已在九华山出家，这个火焰山状的热情生命，在那儿患上风湿性关节炎），她和南子一路地打电话来，此刻，她们正在赶着排版。还有在沈苇的送别宴上，坐在我旁边，不停地和身边一两个人碰着酒杯，似发誓要把自己灌醉的评论家韩子勇，我永远记得并感谢他给我写的诗评里的一句话：纵身一掷的美。还有特意从另一个城市赶来，为我送行的诗人金玮，烤肉摊的火焰照亮我们的脸，如我们曾借对方的光，彼此映照；有因我的手机停机，找了我一天，专门要为我做大盘鸡的画家小飞（金玮和小飞现在都吃斋念佛，一心想步入极乐世界）；有新疆著名诗人周涛，他在拥抱我的时候告诉我，要做，就

要成为最好的；有现已移居威海的诗人北野，他曾为我唱了八年前唱过的《假行僧》：“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……”此刻，他们一起构成我的背影，构成我的离别。

但离别是从到来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，是从新疆第一个接风的桌面上开始的，然后一直延续下去。它不停告诉我：你已是这片土地的客人，你还是必须走向并饮尽最后一杯离别酒的那人，是一个必须离开故土的人，尽管，它并不是我父母的故土。

但离别却是慢慢形成的。

初到海南，朋友们还常常打电话来：“回来吧，你一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后来，我在海南发文章时，前面括号里的（新疆）变成了（海南）。再打电话来，就变成了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看看？”

当我转了半个中国，回到阔别八年的新疆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我成了五六十个接风送别宴席上的主角，从诗人朋友到亲人，甚至到幼儿园时青梅竹马的朋友——为我显示着别离时间，显示着到来的时间就是告别的时间，在的时间就是不在的时间。这一切，构成我诗中的一段：

在和背弃同时拥有的归来中  
我不了解那些血液，如何在奔突中滴成  
一个人的身体。我可以听见这内在的教堂  
在重聚的亲人中崩溃的钟声  
我看见它八年的塔峰，倾斜着

穿插过合家欢上微笑的面孔  
被一个旋转的手无情地支持，被你们支持  
仿佛那纯粹矛盾的玫瑰  
在杯盏相碰的声音中，不断  
粉碎着开放：我了解  
唯有这声音拥有我的至亲

“唯有这声音拥有我的至亲”——这其中还有一个没有被碰响的杯子，因为它是塑料的——它是宇向在济南送给我的。我一路上带着它，在火车上，在旅途中，我用它端着这个世界给我的水。在新疆伊犁昭苏县的夏塔乡，动辄就停水的日子里，我甚至用它去舀一点泉水回来，点湿了毛巾，擦拭身体——那个杯子很大，不脆弱。

一个人能走多远，一个诗人能走多远，他或许就能拥有怎样的个人地理。所以旅居荷兰时的诗人多多写着：“十一月入夜的城市 / 唯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/ 突然 / 我家树上的橘子 / 在秋风中晃动…… 秋雨过后 / 那爬满蜗牛的屋顶 / —— 我的祖国 /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，缓缓驶过……”

我能在诗中说我家树上的苹果，说到它如何突然在风中晃动；但我不能说：“我的祖国 / 从阿姆斯特丹的河上，缓缓驶过……”这也正如我在海口写的诗《在这里……》中所写：“这里每一条道路都在水上 / 这里是一块草席，漂得那么远 / 也不能吐出那个巨大

的词 / —— 祖国 —— 没有某种意义上的离开，就没有另一个意义上的拥有。”

我离开了，带着宇向的杯子，沈苇送我的书，不同的火车站台上朋友们的接送，两张全家福照片，还有在手机短消息上一路陪着我的朋友——道路破碎，然后又重新整合成我的离开。我能拥有什么，现在，我还不知道。但我想它们会来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是你的东西，不管你离开多远，到后来，它都会转回头来找你。你离开得越远，可能它们找到你的力量就越大，这样想的时候，我是安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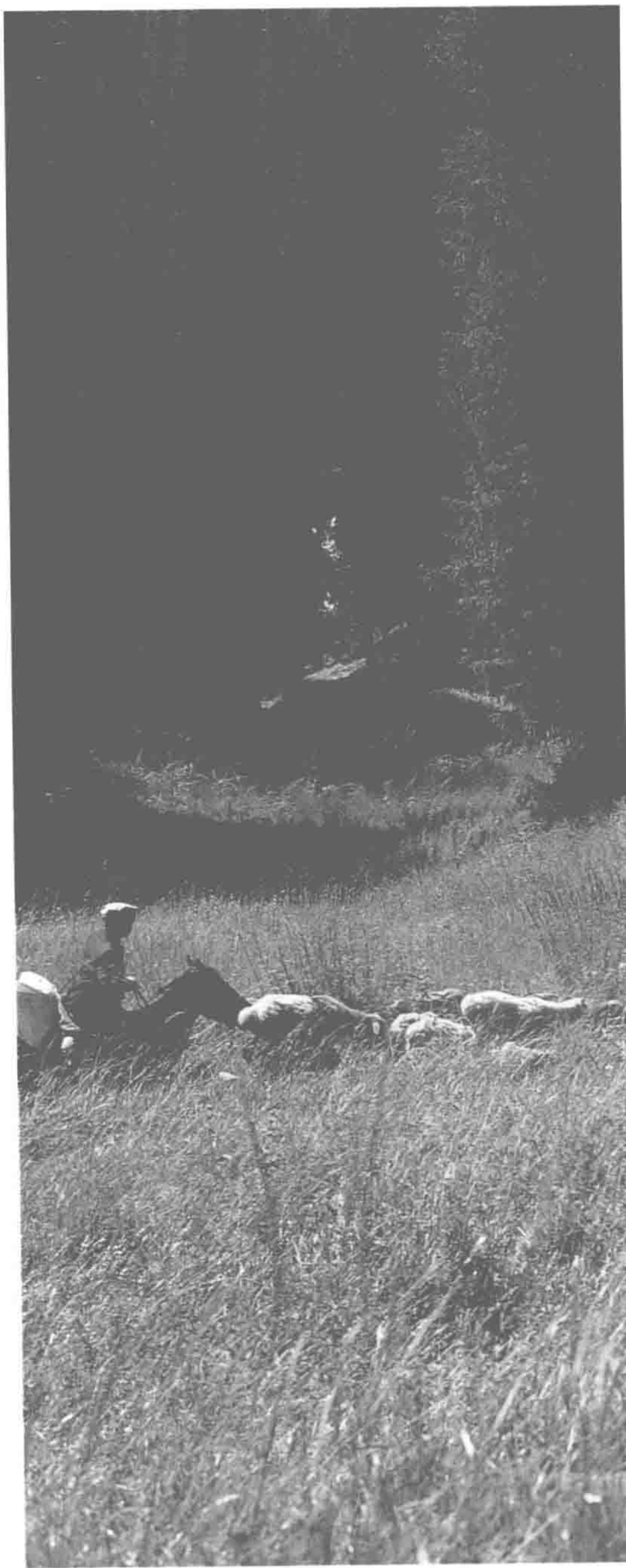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失去了名字前面的籍贯之后，我所拥有的个人地理，便是用生命擦亮过的人的面孔、名字、地名、街道、草木、海浪、词……它们构成了我的个人地理。

# 草原篇

前方有你的黄铜茶饮

地上的万物，  
都是青天的恩赐。

——哈萨克族谚语





本辑摄影：李凯江

## 草原物语

### 1

我们是在路过种马场的时候看到那头母牛的。一头花白的母牛，静静地卧在那儿，远远地可以看见牠面前卧着一头白色的小牛犊，母牛不时地低下头来舔一下小牛犊。在绿色的草原上，这是一幅让人感觉美好和安宁的图景。

草原的傍晚，落日熔金。那些傍晚归家的牛群，带着自己饱胀的乳房，向着家的方向缓缓地走，走出的是草原的节奏，是草原上黄昏的味道。但哈萨克族人说：母牛们认得家，并不因为那是人的家，而是因为那里有等待牠哺乳的孩子。牠也许永远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到了家，只给牠的孩子喝几口奶，孩子就被强力牵开，而牠饱满的乳房只能交给人的手。如果那手是熟悉的，牠也不反抗。也许只要能给牠的孩子吃上奶，不管是什么事，牠都会顺应的——而如果小牛一点儿都不吃，牠未经呼唤的奶用传统方式根本挤不下来，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现象呢？对此，我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说：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。



傍晚归家的母牛，带着牠饱满的乳汁，走向牠的孩子。

吉普车轰鸣着停在寂静的草原上。

走近那头花白的母牛，才发现，牠的小牛犊是死的。周围没有一个人，唯有风吹草动。

有个种马场的人告诉我们，小牛犊已经死了三天了，一生下来就是死的。那么母牛知道吗？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仿佛有泪水，不停地有蚊蝇停在牠的眼睛和身体上，停在小牛犊的身体上。牠整个身体一动不动地卧在那儿，乳房依然肿胀着，几乎不看小牛犊，也不看停在牠身边的吉普车和我们，只是偶尔用舌头舔一下牠的孩



子，然后怔怔地看着远方，仿佛因为悲哀，或者什么也不因为。

我不知道，把死了的小牛犊放在牠身边三天是谁的主意，当然我更不知道，让死去的小牛犊陪在母亲身边或者尽快掩埋掉，哪一样更符合“兽道”。

我在写这头母牛和牠的孩子时，始终用的是这个被现代汉语消灭了的字：“牠”。那是因为，牠和它是不同的，牠是有呼吸、有生命的，有血肉和爱的。如果说用“牠”来代替“它”是不公平的，那么，用“它”来指称草木的生命，是不是又是另一种不公平呢？我不知道，就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小牛犊从母牛身边拉开一样，不知道对待痛苦时，直面或记忆，哪一种会让痛苦更深、更轻。

此刻，阳光盛大地开放在草原上，风声宁静，鲜花盛开，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，时而会有马蹄声经过。

## 2

马蹄声经过的路上，在我们车来车往的尘土中，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哈萨克族妇女站在路边。常常是怀里抱着一个孩子，身边还站着几个孩子，站在向着夏塔乡的方向上。看起来她们是在等车，想到乡里去。但在布拉特草原上跑来跑去的除了我们的吉普车，几乎没有别的车。可就是我们的车经过她们时，哈萨克族妇女也不举手，不做任何拦车的动作。